

臨崖寫生十餘載 田學森筆端凝注華山魂

山居生活令人神往，但若風餐露宿，一住十年呢？偶爾登山神清氣爽，若似挑夫負重幾十斤，日日在懸崖邊「上下班」呢？2009年，田學森來到了華山，自此以天地為畫室，獨自面壁作畫十餘載。他與山風為伴、鳥蟲為伍，甚至還同毒蛇做了「好朋友」，最終完成了六十幅以華山為主題的油畫作品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

認識田學森：



● 華山十年，田學森與山風為伴、鳥蟲為伍

1975年出生的田學森，2000年文化部授予「世界華人藝術家」稱號，2001年參加上海美術大展，2002年在上海劉海粟美術館舉辦「田學森作品展」，2004年參加第十屆全國美術展上海展，2005年應邀赴法國參加畫展和創作。並應邀參加過多屆上海世界藝術博覽會展出。作品被瑞士、新加坡、加拿大、日本、台灣、法國、美國等地收藏家收藏。



● 田學森不怕吃苦在華山寫生作畫。

《太華風骨——田學森油畫作品二十年回顧展》日前在上海星河畫廊展出，這也是繼去年11月在中國美術館《華山十年——田學森油畫展》、今年1月朵雲軒藝術中心《西嶽情緣——田學森、田繼允父子華山畫展》、4月上海寶龍美術館《太華風骨——田學森油畫作品二十年回顧展》之後，田學森近半年內的第四次大型個展。他筆下的華山氣象萬千，有時氣勢磅礴，有時寧靜樸素，雖借鑒中國傳統山水畫的意境，使用的卻是西方油畫的材料、技法——冷色調沉着靜謐，暖色調似光線律動。

寫好遺書遊歷多方

在曠野山林的無人之境，畫家與畫框共同經歷時空，為千古華山寫照。作品《神屏》，寫生於2013年春季東仰太華的清晨，主峰巍峨，山谷寧靜，逆光下的高山統一在多層次的藍色調裏，複雜的山石結構，需要反反覆覆耐心修改塑造；長6.6米，高2.2米的作品《天岸》，則是耗時近两年完成的巨幅作品，畫面嘗試採用中國畫散點透視，同時着眼於樹木山石的增減、雲霧虛實的推敲。

早年田學森也如其他畫家一般，嘗試過靜物、城市、人物等諸多題材。若僅僅作為興趣，抑或是謀生手段倒也無妨，但他不甘心「求同」，而立志要走自己的路——既區別於同時代畫家，更要基於中西方藝術史有所創新。2007年，為防不測他先寫好遺書，之後驅車輾轉漠河、新疆、珠峰等大半個中國，尋找能代表東方文化精神、又適合長期創作的主题，最終在華山駐足。千古華山之壯美，令他深深震撼。

「其實華山這個題材，更適合中國傳統山水畫，用油畫簡直是自找麻煩！」田學森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，忍不住揶揄自個兒的「笨」，「比如留白是國畫的重要表現手法，油畫中卻沒有所謂留白，畫『無』比畫『有』難得多；再如『山』在東方文化中，傳遞的是意境，在西方油畫中卻只是畫種之一，深刻程度本就不一，若罔顧前者埋頭追求油畫技法，畫面也會失去藝術生命力；且東西方繪畫在勾線、上色方面存在很大差異，用油畫表現華山，意味着無窮無盡的修改。」

個別師長、朋友出於好心，「傳授」省時省力的方法，比如可以借助高科技手段，將山形投影至畫布，屆時勾勾線線即可。但田學森規規矩矩一筆一劃，倒並不僅僅為了追求畫面效果。他坦言，正是這種又原始、又「笨」、又慢的作畫過程，能讓之體悟到山石的結構、植被的生長，感受崖壁上一顆種子的生命力，「面對大山，千萬不要弄虛作假，也不要添油加醋，畫布會像鏡子一樣，折射你的真誠。」

「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」，田學森先從幾十公里外觀華山，再入山，

上到主峰，隨後至四周的山谷。開發成熟的山峰遊人如織，好角度也被招攬生意的攝影攤「佔領」，為了清淨作畫，他漸漸往杳無人煙之地。

在懸崖邊「上下班」

天天扛着幾十斤的畫具爬上爬下，田學森調侃，他的工作就是在懸崖邊「上下班」，難免遭遇九死一生。比如邊倒邊看畫，不知不覺間，上半身已經探出了懸崖，腳後跟着地的一刹那，身體出於本能，搖動雙臂保持平衡才沒掉下懸崖；為了更好的視野，放膽扶着樹在崖壁上走，險被山風吹落。周遭野獸出沒，晚上睡帳篷也不踏實，但更多時候「管他三七二十一，睡了再說！」

「在華山畫畫可能出現的死亡方式，其實我都推演過，就像墜落山崖，短暫又漫長的1秒……2秒……3秒後，人就會和山體發生第一次接觸，瞬間就會四分五裂；山裏的野豬、土狼、花豹，我們也根本就不是牠們的對手，人在荊棘叢生處寸步難行，野豬嗖嗖穿行就像離弦之箭，跟這些動物接觸的一刹那，人就已經失去抵抗力了，但死法其實沒那麼恐怖，被咬住頭頸一會兒就窒息。如果被毒蛇咬，一段長短不一的昏迷後就解脫了，結束了。想明白後，心也就安靜下來了，只覺天地遼闊。」

與蛇為友

獨居山中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會被無邊無際的孤獨包圍。為了排遣寂寞，田學森還交了一位「蛇友」。一日清晨，正在山中飲茶的他，發現有條毒蛇停在腳邊。小蛇半米多長，三角形的頭骨棱角分明，金黃色的眼圈下，一雙黑眼睛炯炯有神。見彼此都無心傷害對方，一來二往就結了伴兒。天寒地凍，每天早上十點，小蛇都會準時盤在樹上曬太陽。輕輕呼喚小蛇，牠便聽話地靠近，和牠說話，還溫順地傾聽。為了回報「蛇友」，田學森會用小木棒，給牠「按摩」放鬆。後來短暫返滬，再到山中時嚴冬已至，小蛇也被凍死了，這段友情才戛然而止，田學森還寫了一篇《山中寫生遇蛇記》作為留念。

與山中猛獸雖無上述小毒蛇般的「情緣」，但也不是沒有和平共處的可能。田學森與野豬就有過近距離接觸，雙方相距不足一米，茫茫黑夜中，只聽聞野豬沉重的呼吸、示威式地低吼，就這樣對峙一會兒後，野豬也就別轉過去離開了。「我每天都在那畫畫，野豬也認識我，其實不要激怒牠們就行。」

如果把山居過成日常，可能一點兒都不浪漫。在山中，食宿是大問題。山谷裏沒有電，若是冬季陰天，太陽能燈頂多亮一兩分鐘，零下幾十度的晚間，常常蜷縮帳篷中瑟瑟發抖。挖野菜、摘野果也是必備生存技能，此時人是爭不過「土著」的，樹上的好

果子往往都被小鳥「先下口為強」。一日，田學森外出寫生，恰好邂逅正在放羊的李師傅。李師傅一家雖早已遷出華山，卻是山谷中唯一一間土坯房的主人。後來，他有時請李師傅幫忙做飯，三餐主要靠素麵解決，處於「餓不死」狀態的田學森，自喻為「老農民」，將畫架搬進搬出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即便如此，因成天吹着山風畫畫，營養又跟不上，他幾乎每天都在生病，有幾次燒到意識模糊，就在山上堅持着。

用時間體驗華山

談到「看山是山，看山不是山，看山還是山」的三種境界，田學森用「結婚」作類比。在最初的一兩年，他也難免似其他人一般，賦予華山各種主觀想像，「但世人眼中的險峻，只是華山的一面，它才不會管別人怎麼看，隨着歲月流逝，形形色色的表達、感受都被我置於一旁，華山就在那裏，而我總要畫它，我們的相處模式自然地就像『老夫老妻』。」他要與華山「白頭偕老」，要「畫一輩子的華山」。「既然找定了題材，就不能淺嘗輒止，連續畫10年華山，有10年的體悟；連續畫20年，有20年的體悟；30年，又是另外一個狀態……畫華山是我的價值觀、藝術生命、生活方式、更是人生哲學，如果經不住誘惑，留戀繁華舒適、追逐名利，藝術生命很快就會終止，一個人時刻都要保持自省。」

2019年底，田學森自華山返滬參加全國油畫名家學術邀請展，後因疫情等關係，尚且未能再次成行。面對大山作畫，主要是寫生，現在則不得不憑借記憶與經驗。好在崇山峻嶺，萬壑千岩他早已了然於胸。其在上海的節奏，也幾乎與山中無異。他一日畫畫十幾個小時，有時還在展廳席地而坐，專心改畫，全然忘了自己是個展的「主角」。此時的他超然世外，彷彿又回到了煙嵐雲岫的另一個「時空」。近年來，田學森的華山畫作從具象走向了概括，煉神還虛，嘗試山水人文與內心實驗溝通的可能，作品面貌不同於東西方傳統山水畫和風景畫，逐漸創造出一種新的藝術語言。

藝術評論家夏可君教授評論道：「在人與自然長期共處，相互煙雲共養的深入交流裏，繪畫才能達到至高至深的意境。田學森的華山油畫作品中，我們看到了一種中國風景油畫所達到的純粹美學，一種與中國傳統文脈、中國繪畫詩意相通的精神旨趣。自然以如此親切靜謐、又如此巍峨偉岸的方式顯現，古老的地貌與文化記憶獲得新生，我們彷彿第一次觀看山石，第一次閱讀華山。」



● 《留霞》



● 《如是》



● 《銜輝》



● 《蘊春》



● 《天岸》



● 田學森天天扛着幾十斤的畫具爬上爬下。